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二三輯 第十冊

龔定盒詞研究

許永德 著

花木蘭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0 冊

龔定盦詞研究

許 永 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龔定盒詞研究／許永德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民 107〕

目 4+26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三輯；第 10 冊）

ISBN 978-986-485-287-1（精裝）

1.（清）龔自珍 2. 清代詞 3. 詞論

820.91

107001414

ISBN-978-986-485-287-1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三輯 第 十 冊

ISBN：978-986-485-287-1

龔定盒詞研究

作 者 許永德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8 年 3 月

全書字數 209342 字

定 價 第二三輯共 14 冊（精裝）新台幣 2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龔定盒詞研究

許永德 著

作者簡介

許永德，字其維，筆名玉子誼，彰化鹿港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現職國文及作文教師。少嗜詩文，長窺倚聲，中歲始信淨宗。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乾坤詩獎、臺北文學獎、雙溪現代文學獎、東吳大學古典文學競賽等獎項；著有《玉衡文存》、《玉子誼詩稿》、《慎微堂詩稿》、《殘星詞》、《杏花春雨樓詞》等（均未付梓）。

提 要

龔定盦爲清代嘉慶、道光年間重要之學者、詞人，其學術、詞學思想，深受外祖父段玉裁與業師劉逢祿之影響。龔定盦與浙西詞派改琦、袁通、汪琨、汪全德、孫麟趾、姚宗木、許乃穀、夏寶晉等人均有交游。此外，常州詞派宋翔鳳、周儀暉及吳中詞派顧廣圻、江沅、沈瑩等人亦爲其詞友。龔定盦因受其母段馴影響，自幼對「文體」即有「尊體觀」；其詞學觀以「尊情」爲中心思想，甚爲反對「僞作」，並強調「自我感慨」抒發之重要。

龔定盦今傳世詞集有五種。其詞風可分三期：少年時期以「迷離幽隱」、「哀豔雄奇」爲主；中年時期轉爲「悲愴淒恨」；晚年時期以「頹唐蒼涼」爲主。其詞風轉變與一生懷才不遇有關。龔定盦之各種詞皆能符合其「尊情觀」之要求，其詞頗有寄託，時見對國事民生弊病之諷刺，或抒發其抑鬱。總之，龔定盦詞能自鑄精神與真實面貌，不抄襲陳言，可稱嘉慶、道光年間獨具自我特色之重要詞人。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4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8
一、研究方法	8
二、研究步驟	10
第三節 龔定盦詞研究述評	12
一、龔定盦詞之編選校注	15
二、龔定盦詞之研究概況	19
第二章 龔定盦之生平與交游	33
第一節 龔定盦之生平	34
一、龔定盦家世及龔氏家學淵源	34
二、龔定盦與外家段氏之學	39
三、龔定盦之經歷行實	49
第二節 龔定盦之交游	68
一、師友	68
二、詞友	91
第三章 常州學派與龔定盦詞學	119
第一節 常州學派與龔定盦之學術淵源	119
一、常州學派與莊存與	120
二、常州學派之關捩——莊述祖	124
三、龔定盦與常州公羊學	126
第二節 學術思想對龔定盦詞之影響	136
一、龔定盦經學思想中之「經世實用」思想	136
二、龔定盦史學思想中之「通變改革」思想	138
三、龔定盦「經世變革」思想對其詞之影響	143
第四章 龔定盦詞集綜論	151
第一節 龔定盦詞集之刊版	152

一、龔定盦自輯刪選之本與刊版之本	152
二、他人校輯刪刊本與手抄本	155
第二節 六卷本與《紅禪室詞》之疑問	159
一、六卷本之謎	159
二、關於《紅禪室詞》之疑問	163
第三節 龔定盦詞之輯佚與繫年	166
一、龔定盦詞之輯佚	167
二、龔定盦詞之繫年	171
第五章 龔定盦之詞學觀	173
第一節 前期——嘉慶十五年（1810）至道光三年（1823）夏	173
一、「尊體觀」	174
二、「宥情觀」	180
三、「尊情觀」	181
第二節 後期——道光三年（1823）夏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	184
一、中年以後之「童心觀」	184
二、不能古雅不幽靈——「晚年對舊作之省思」	191
第六章 龔定盦詞之內容與風格	195
第一節 龔定盦詞之內容	195
一、愛情詞	195
二、記事詞	206
三、詠物詞	209
四、題畫詞	213
五、其他	220
第二節 龔定盦詞之風格	225
一、少年迷離幽隱及哀豔雄奇之詞風	226
二、中年悲愴淒恨之詞風	234
三、晚年頹唐蒼涼之詞風	238

第七章 結 論	245
第一節 龔定盦詞之評價	245
第二節 龔定盦詞之影響	249
一、對江標、王國維等人之影響	250
二、對近代「南社」諸人之影響	251
三、研究總結	254
參考書目	25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詞至清代，可謂中興，名家輩出，高才領異，不僅托體尊、審律嚴，嚴迪昌（1936～2003）《清詞史》估計清詞總數當在二十萬首以上，詞人亦多至一萬，已非「小道」、「艷科」，〔註1〕足以爭輝兩宋詞人。道光二十年（1840）之鴉片戰爭非惟中國近代史之分界，更為清代「詞史」之關捩，影響一代詞風甚巨。〔註2〕

一、研究動機

龍榆生（1902～1966）〈論常州詞派〉云：「清詞至常州詞派而體格日高，聲情並茂，綿歷百載，迄未全衰。良由『學人之詞』，適可

〔註1〕嚴迪昌之言。嚴氏《清詞史》云：「一代清詞總量將超出20萬首以上，詞人也多至1萬之數。……詞在清代，已用其實實在在的、充分發達的抒情功能表徵著這一文體早就不再是『倚聲』之小道，不只是淺斟低唱、雕紅刻翠徒供清娛的艷科了，所以，清人之詞，已在整體意識上發展成為與『詩』完全並立的抒情之體，任何『詩莊詞媚』一類的『別體』說均被實踐所辯證。」見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2。

〔註2〕嚴迪昌《清詞史》以專章「道咸衰世的『詞史』」論述道咸詞人。請參見嚴迪昌《清詞史》，頁499～534。

藥末流之病，又值世變方亟，尤足以激發詞心。」〔註3〕此言指出衰世下，「學人之詞」對當代詞風具振弊起衰之用，又兼及常州詞派之發展。本論文即以嘉、道年間之「學者詞人」龔自珍為研究對象。

龔自珍（1792～1841），字璣人，號定盦（一作定庵，以下簡稱定盦），清代浙江仁和人。生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歷嘉慶、道光二朝，卒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當鴉片戰爭之時。定盦為乾、嘉考據名儒段玉裁（1735～1815）之外孫，自幼深受外祖父段玉裁影響。所著詞，今流傳者有《無著詞選》（始名《紅禪詞》）、《懷人館詞選》、《影事詞選》、《小奢摩詞選》、《庚子雅詞》各一卷。其詞名為詩、文、思想所掩，故百年來研究其詞者較稀。

定盦為有清一代之經史、古文、經濟家，精小學、輿地、文獻、金石諸學，又為藏書家，兼擅詩詞，博涉九流，實嘉、道年間集眾學於一身之通儒。《清史列傳》稱其：「生平、著作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自成一家言。」〔註4〕其摯友魏源〈定盦文錄敘〉云：「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書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厓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幹。晚尤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註5〕可知其學之駁雜兼擅。定盦以詩、文雄視一代，〔註6〕思想亦震爍當時及後世，

〔註3〕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04。

〔註4〕〔清〕國史館編，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73，頁37～38。

〔註5〕〔清〕魏源：《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39。

〔註6〕視定盦為「近代霸才」之李慈銘（1830～1895），在〈越縕堂日記〉云：「定盦文筆橫霸，然學足以副其才，其獨至者往往警絕似子，詩亦以霸才行之，而不能成家。」可知李氏以為定盦文勝於詩。見孫文光、王世芸編：《龔自珍研究資料集》（合肥：黃山書社，1984年），頁86。又，林昌彝（1803—？）論定盦詩文：『古文詞奇崛淵雅，不可一世……。詩亦奇境獨闢，如千金駿馬，不受絛綬，美人香草之詞，傳遍萬口。善倚聲。道州何子貞師謂其詩為近代別開生面，則又賞識於絃外絃、味外味矣。』見〔清〕林昌彝：《射鷹樓

〔註7〕一百七十餘年來研究定盦者，以詩、文、思想等方面為最多，茲不贅述。至於探究其詞者則寥落可數，臺灣學位論文，唯程昇輝《龔自珍詞研究》（1997年），此外，阮桃園《龔自珍的文學研究》（1982年）亦有專章研究；中國大陸學位論文，僅有李花宇《龔自珍詞研究》（2012年，按：筆者未見），〔註8〕餘則較少有專書或專章研究者，實有待更多學者關注。

筆者嘗讀段玉裁〈懷人館詞序〉，其稱定盦詞：「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銀盃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註9〕初，筆者疑段氏之言乃以外祖孫之情私定盦也。後觀嚴迪昌《清詞史》，嚴氏論定盦之詞亦云：「鬱勃激盪而又淒艷靈動的《定盦詞》，在晚近詞壇是別具面貌的。」〔註10〕指出定盦詞之獨特性。譚獻（1832

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10，頁217。筆者按：子貞為定盦友人何紹基之字。可見當時，何紹基已指出定盦詩具「近代性」。此外，遠在嘉慶十七年（1812），段玉裁〈懷人館詞序〉也稱定盦詩文：「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見〔清〕段玉裁著，鍾敬華校點：《經韻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22。朱傑勤亦云：「總之，嘉道間之詩人，龔定盦實為第一，但不足為淺見寡聞者道也。」見朱傑勤：《龔定盦研究》（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108。

〔註7〕李鴻章（1823～1901）〈黑龍江述略序〉云：「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轉引孫文光、王世芸編：《龔自珍研究資料集》，頁80。（按：孫文光、王世芸說：「李鴻章此序係請董方立代筆」，可知李氏亦同意董說。）又，梁啟超亦云：「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見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14。

〔註8〕程昇輝：《龔自珍詞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229頁。又，阮桃園：《龔自珍的文學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李花宇：《龔自珍詞研究》（錦州：渤海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49頁。又，單篇論文研究請詳參本章第三節「龔定盦詞研究述評」。

〔註9〕〔清〕段玉裁撰，鍾敬華校點：《經韻樓集》，頁222。

〔註10〕嚴迪昌：《清詞史》，頁508。

～1901)《復堂詞話》云：「近世經師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張皋文、龔定庵多工小詞，其理可悟。」〔註11〕譚獻指出經師惠棟(1697～1758)、江聲(1721～1799)、段玉裁、焦循(1763～1820)、宋翔鳳(1777～1860)、張惠言(1761～1802)、龔自珍等人皆工倚聲，雖隱然透露清代經學與詞學二者間有切要關係，卻未明辨其故，尤當深思。至於定盦之經學是否曾影響其詞學，亦使筆者對定盦詞深感興趣，此研究動機也。

二、研究目的

嘉、道詞人多兼有學者身分，其師友之交游，亦多延續乾隆朝。定盦與乾、嘉、道三朝之學者多有交游或論學，故欲論其詞，又不可不先探論其生平、交游、學術對其詞之影響，以期對定盦詞有更全面之理解。嘉、道之際，浙西詞派（以下簡稱「浙派」）末流雖衰而不絕，新創之常州詞派（以下簡稱「常派」）尙萌而未壯；自浙派裂變而出之吳中詞派（以下簡稱「吳派」）則標舉聲律大幟，有別當時浙派詞人。雖然，吳派晚於浙、常二派而出，然其詞風及詞學主張，亦頗受浙派影響，〔註12〕以致吳派詞人常遭學者視為浙派後期。

關於浙派，譚獻《復堂詞話》云：「嘉慶以來五六十年，南國才人，雅詞日出，不僅常州流派。大都取材南宋，婉約清超，拍肩挹袖。」〔註13〕浙派末流之通病，在於雖以南宋詞之「清空醇雅」為宗，而詞中卻殊少真情、意趣。此一「意旨空泛」之弊，亦曾使浙派殿軍郭麐(1767～1831)不屑，譏為「若此者，亦詞妖也。」〔註14〕當代詞論家除譚獻外，他如：謝章铤(1820～1903)、陳廷焯(1853～1892)

〔註11〕〔清〕譚獻：《復堂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冊4，頁3999。

〔註12〕關於吳派與浙派之關係，可參見沙先一：《清代吳中詞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頁19～23。

〔註13〕〔清〕譚獻：《復堂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4，頁4017。

〔註14〕〔清〕郭麐：《靈芬館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2，卷2，頁1524。

等人對浙派亦頗多批評，〔註15〕雖然，至嘉、道年間，浙派仍有不少詞人在詞壇創作，「是清代詞史上衍變時間最久的一個流派。」〔註16〕嘉慶末，不僅繼厲鶚（1692～1752）以嬗變而啓後之吳錫麒（1746～1818）尙在世；至道光年間，力矯浙派流弊之郭麐亦仍致力改革浙派詞風。此外，吳翌鳳（1742～1819）、汪全德（1783～1829）、孫原湘（1760～1829）、王曇（1760～1817）、舒位（1765～1816）、陶樸（1772～1857）、錢枚（1761～1803）、嚴元照（1773～1817）、彭兆蓀（1769～1821）、改琦（1773～1828）、袁通（1775～1829）、汪琨（？）、楊夔生（1781～1841）、孫麟趾（1791～1860）、姚宗木（？）、許乃穀（1785～1835）、夏寶晉（1790～1867）等人尙在詞壇活動，可見浙派雖衰而餘波猶存，其所推尊之「南宋雅詞」仍爲嘉、道詞壇多數詞人所宗。定盦身爲浙人，與改琦、袁通、汪琨、汪全德、孫麟趾、姚宗木、夏寶晉等人交游，亦有詞作唱和。

至於常派，嘉慶二年（1797），張惠言仍爲一介「寒士」，館於安徽歙縣漢學家金榜（1735～1801）宅，張惠言爲向金氏子弟講授詞學，與其弟張琦（1764～1833）編輯《詞選》；《詞選》雖體現張氏昆仲之詞學觀，且爲日後常派詞人奉爲開山之作，但張氏編書之初，實無意於詞壇樹幟。〔註17〕據陸繼輅（1772～1834）〈冶秋館詞序〉云：

〔註15〕謝章铤、譚獻、陳廷焯對浙派之批評分見於謝氏《賭棋山莊詞話》、譚氏《復堂詞話》及《篋中詞》、陳氏《白雨齋詞話》。謝氏針砭雖烈而大抵不失識見與中肯，譚、陳二氏則不無流於主觀與門戶之見，未盡公允。誠如嚴迪昌所云：「得『浙派殿軍』之稱的郭麐，自從譚獻《篋中詞》有『詞尚深澀，而頻伽滑矣』之評，以及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斥郭氏與楊夔生詞爲『皆屬最下乘，非獨不及陳、朱，亦去董文友、王小山遠甚』云云而後，就一直被論家和選家所冷落。這是藝術觀點或流派門戶偏見導致的不公現象。其實，郭麐是後期『浙派』中卓有見識的理論家，也是嘉、道之際獨具面貌的重要詞人。」見嚴迪昌：《清詞史》，頁441～442。

〔註16〕嚴迪昌：《清詞史》，頁436。

〔註17〕張惠言一生致力於經學與古文，於虞翻《易說》尤勤，故著《周易虞氏義》、《虞氏易禮》等，又有《茗柯文》，詞乃餘力爲之，非有意開宗立派。參看嚴迪昌：《清詞史》，頁470。

而同時又有皋文之弟宛鄰及左杏莊、愠子居、錢季重、李申耆、丁若士、家劭文，相與引申張氏之說，於是盡發溫庭筠、韋莊、王沂孫、張炎之覆，而金元以來俚詞、淫詞、叫囂蕩佚之習，一洗空之，吾鄉之詞始彬彬盛矣。自是二十餘年，周伯恬、魏曾容、蔣小松、董晉卿、周保緒、趙樹珊、錢申甫、楊劭起、董子詵、董方立、管樹荃、方彥聞又十數輩，皆溺苦爲之，其指益深遠，而言亦益文，駁駁乎駕張氏而上。而倡之者，則張氏一人之力也。〔註18〕

可知常派形成之初，除張惠言外，其弟張琦與左輔（1751～1833）、惲敬（1757～1817）、錢季重（？～1821）、李兆洛（1769～1841）、丁履恆（1770～1832）、陸耀遹（1771～1836）等友人亦引申張氏《詞選》之說，助長張氏詞學理論之流播與漸興。此外，陸繼輅更指出從嘉慶初至道光前期，常派詞學發展及張惠言對常派詞人如：周儀暉（1777～1846）、魏襄（？）、蔣學沂（？）、董士錫（1782～1831）、周濟（1781～1839）、趙植庭（？）、錢相初（？）、楊士昕（1794～1860）、董基誠（1787～1840）、董祐誠（1791～1823）兄弟、管貽荪（？）、方履錢（1790～1831）等人之影響。嘉、道年間，常派雖已形成，但諸多因素，以致尚不足與浙派分庭抗禮。此外，定盦與常派學者、詞人群淵源深厚，其作於道光七年（1827）之〈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恆〉云：「外公門下賓客盛（謂金壇段先生），始見臧（在東）顧（子述）來裒裒。……三君折節與我厚，我亦喜逐常人游。」（頁494）〔註19〕此詩歷數定盦與常州學人臧庸（1767～1811）、顧明（？）、惲敬、孫星衍（1753～1818）、趙懷玉（1747～1823）之交

〔註18〕〔清〕陸繼輅：《崇百藥齋續集》，見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506，頁264。

〔註19〕本論文所引定盦之詩、詞、文等原文，皆以王佩誥校本《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爲底本，爲便於論述，除標註篇名、頁數外，不另標註書名。

游淵源，蓋因外祖父段玉裁也。惲敬、孫星衍、趙懷玉三人年輩雖高於定盦，卻願折節下交。後又論交丁履恆、洪飴孫（1773～1816）、管繩萊（1784～1839）、莊綬甲（1774～1828）、張琦、周儀暉、董祐誠、劉逢祿（1776～1829）等人；且請陸繼輅代為介紹李兆洛為友。常州學者詞人中，宋翔鳳、周儀暉與定盦均有詞作往來、唱和。

此外，略晚於定盦之詞人蔣敦復（1808～1867）論常派周濟詞，云：「近來浙、吳二派，俱宗南宋，獨常州諸公，能瓣香周、秦以上……。」〔註20〕蔣氏與後吳中七子之朱綬（1789～1840）熟識，亦與戈載（1786～1856）頗有淵源，又曾讀後七子詞，〔註21〕其視浙、吳判然為二派矣。杜文瀾（1815～1881）《憩園詞話》亦云：「初，戈順卿論詞吳中，眾皆翕服。獨長洲孫月坡茂才麟趾與齟齬。……余則謂詞仍當以韻律為主，未可越戈氏之範圍，不敢附和月坡。」〔註22〕孫麟趾為浙派詞人，戈載則是吳派後七子之首，二人詞學爭論在「韻律」，杜氏不僅道出浙派與吳派之根本歧異，更可見杜氏之詞派意識傾向吳派。綜上所述，可知嘉、道詞壇，浙、常、吳三派並存之實，而定盦不僅與吳派先聲顧廣圻（1770～1839）、秦恩復（1760～1843）、江藩（1761～1831）及江沅（1767～1838）為知交；更與吳派詞人吳嘉淦（1790～1865）、陳裴之（1794～1826）、王嘉祿（1797～1824）、潘曾沂（1792～1853）、潘曾瑩（1808～1878）、潘曾綬（1810～1883）三兄弟、沈

〔註20〕〔清〕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4，卷1，頁3633。

〔註21〕蔣敦復論後吳中七子詞云：「吳中七子，朱君酉生，識余最早，且有知己之感。……有攜余詩詞質酉生，歎曰：『此君才氣，非我輩所能企及，獨倚聲一門外漢耳。』緣此絕不填詞者十餘年。後避人之南匯，……成一冊曰山中和白雲。四篋錄示戈君順卿，求指疵，順翁驚詫云：『此是詞家射雕手，尚何疵可指耶。』後七子詞皆得讀之。……余自知持論與之不甚合，竟不往見。順翁知余詞未刻本，手錄十餘首，稱賞不置云。」見〔清〕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4，卷2，頁3654。

〔註22〕〔清〕杜文瀾：《憩園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卷1，頁2857。

鑒（1804～1860）等人交游，其中與顧廣圻、江沅、沈鑒等人均有詞作往來。定盦與浙、常、吳三派詞人之交游及其相關影響為何，此研究目的之一也。

定盦〈己亥雜詩〉第 75 首自注：「年十九，始倚聲填詞，壬午歲勒爲六卷，今頗悔存之。」（頁 516）定盦年十九始填詞，中年所作之〈長短句自序〉，曾倡「尊情觀」（頁 232），晚年卻有「悔存舊作」之念。在浙、常、吳三派並存之嘉、道詞壇，定盦詞學觀為何，此研究目的之二也。

此外，定盦〈己亥雜詩〉第 142 首云：「少年哀豔雜雄奇，暮氣頽唐不自知。」（頁 523）此詩雖追懷舅氏段驤，但「哀豔雄奇」實爲定盦早年詞風，故晚年賦詩弔念亡舅，頗有幾分借題自弔之況味。又，定盦詞亦時有禪味，蓋與其佛學思想有關，其〈齊天樂〉小序云：「予幼信轉輪，長窺大乘。」（頁 575）定盦嘗從江沅學佛及治釋典，並以之爲學佛第一導師，可知其深受佛學思想影響。定盦詞之內容與風格轉變為何，此研究目的之三也。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研究嘉、道時期（1796～1841）之中國，〔註 23〕即不能忽視其於世界之重要地位。自 1792 年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之初，中國已難自外於現代化之世界。若視十八世紀仍爲「自給自己」之中國，則十九世紀應是「世界」之中國。正如李學勤等人所謂：「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多數的研究者仍缺乏世

〔註 23〕凡本文所稱「嘉、道時期」或「嘉、道年間」，皆以嘉慶元年（1796）爲始，至定盦卒年之道光二十一年底（1841）爲限，非歷史所稱之「道光三十年（1850）」；所論如爲道光二十一年（1841）後，其年月則另外標出。

界眼光。在問題的提出和材料的挖掘利用上只知有『中國』，不知有『世界』。……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就必須放到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任何就中國論中國、以中國論中國的做法都是不可能得其真相的。即使就所使用徵引的史料而言，情形也是如此。」〔註24〕此話雖就史學研究而言，但就中文學界相關研究而論，具宏觀之視野考察，亦較不易陷入自說自話之偏頗。

龔定盦所處之嘉、道年間，不僅學術思想複雜，亦值乾、嘉考據尚盛行之時，宋學、常州莊氏之學實際並存。主導學界之考據學風潮，雖有袁枚（1716～1797）、章學誠（1738～1801）等人數度譏彈，復有姚鼐（1731～1815）、方東樹（1772～1851）師生之痛斥，然至道光，仍未全退。當時經世思想亦未曾稍歇，誠如蔡長林所云：

對晚清經世之學稍有涉獵的人當知，陸燿《切問齋文鈔》是魏源《皇朝經世文編》的底本。黃克武先生曾對《切問齋文鈔》加以分析，指出即使是在訓詁考證高踞學術壇坫的時代，經世思想並未稍歇。〔註25〕

可知嘉、道時期仍為各種學術爭鳴之年代，而定盦之經世思想與詞學觀便在此一學術環境下萌生與蛻變，尤當留意。此外，當時清廷之政治、社會、經濟、外交皆已出現諸多弊端，以致農民起義不絕；而貪奢風氣、吏治中衰、人地不均、鴉片流毒與大量白銀外流，遂使民生凋敝，小民苦不堪言，此與定盦之學術思想有絕對關係，而屢見諸文字。故筆者論述第二章「龔定盦之生平與交游」時，為求更宏觀與客觀，除參照傳統文獻外，如：乾、嘉、道三朝《大清實錄》、《大清會典》、《清史稿》……等，更旁及《履園叢話》、《嘯亭雜錄》、《揚州畫舫錄》、《竹葉亭雜記》……等史料筆記，兼及今人關於當時時代背景之論著，如：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張艷麗《嘉道時期

〔註24〕轉引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頁29。

〔註25〕蔡長林：《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年），頁11。